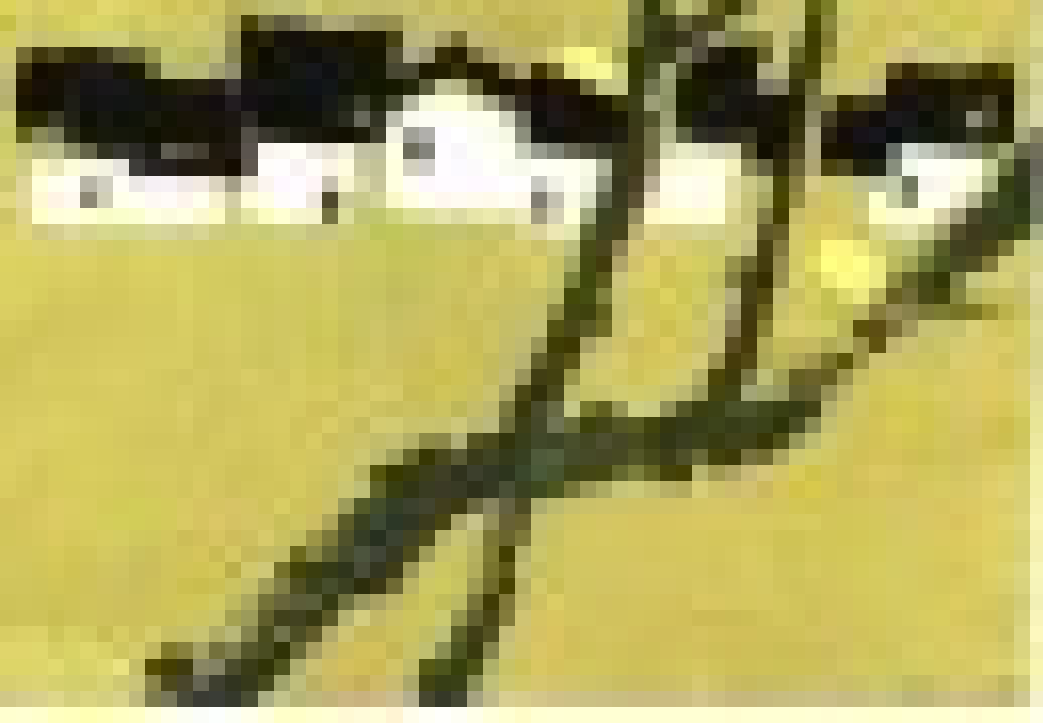


谢 璞

剪春罗



奥普罗



剪 春 罗

谢 璞

责任编辑：唐维安 汤延涓

装帧设计：郭天民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64,000 印张：22.75 印数：1——8,2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871 定价：2.50元

目 录

勾魂峰.....	(1)
赠端阳.....	(20)
启蒙.....	(33)
温泉.....	(45)
寻找.....	(60)
一丝微笑.....	(198)
昙花信使.....	(302)
苦百合.....	(320)
月如钩.....	(341)
芬芳的奶汁.....	(366)
传我一尺素.....	(373)
焕.....	(393)
美丽的七点.....	(415)
黄金时代.....	(434)
瞄亲.....	(454)
剪春罗.....	(474)
迷恋清香的人.....	(560)

一撒谎脸就绯红.....	(639)
窈窕淑女的胎记.....	(660)
幽静呀，“天外”这地方.....	(683)
她脉脉含情地笑着.....	(705)
后记.....	(722)

勾 魂 峰

深秋一个晴天，乔梨花穿上新花衣衫，提个花篋篮子出了门，远走几十里山路，上了雪峰大山的“勾魂峰”。她二十出头了，腿修长，臂滚圆，身姿健美，起落敏捷，有纵步越奔山谷的鹿儿那种无所顾忌的风采。她的脸蛋，并不象梨花那样白，透着红晕；她的眉眼清秀，闪动清泉与霞光交融的波光，嘴角象酿了蜜似的，有甜丝丝的微笑。山峡的清风，殷勤地为她吹前拂后，清风里麝杂着酩酊的板栗子气息和野花的芬芳。那缭绕的蓝色山雾如轻纱似的，亲昵地披挂在她身上。山路边，有许多擅长歌咏的小鸟儿，为这匆忙赶路的姑娘啼啭。重重叠叠的杉树和松树林子，又似浓绿的波浪那样簇拥她、抚弄她，生怕远方的稀客有丝毫的寂寞。

“勾魂峰”，本是寂寞的“大山世界”。站在峰巅四面八方一望，可以看到几个省的青山向这里呼啸鞠躬，可以看到上千条溪流如银丝一般在阳

光下耀动光芒。这里有座荒废的古寺，约莫二百平方米。平顶石板瓦，四面是坚固的岩石砌成，两扇厚实的木门上的漆早已剥落，但门上头“清心庵”几个隶书大字，仍依稀可辨。大门两边的对联，也尚能识出“松荫匝地”，“峻极于天”八个大字。无疑，这是哪朝哪代的与世无争的尼姑度过天年的“福地”。里面什么菩萨也没有了，遍地都是蝙蝠和野兔子屎，地衣、阴蕨，多得叫人难受。古寺周围、纠缠着上千条万年龙须、三叶木通、三角风及纠纠青。它们如母亲的手臂紧紧地搂抱住可怜的孩儿那样，任风吹雨打，决不轻易松手。

古寺门口有两株上了年纪的银杏树。一株残缺不全，伤痕累累，仅有几枝粗大的横枝上见得到花儿一般的叶子；另一株，却象三岁牛牯一般强壮，粗大的树干，有老水牯腰身那么粗，枝叶茂密，白果繁多，象巨人的手举起一盘鲜花佳果。相传，这两株银杏是两个尼姑妙手栽培，浇注过不少贞洁的泪水，所以，长得格外茂盛。后来，其中有一个尼姑动了凡心，与当地一个山民私通，激怒了“老天爷”，就对这银杏树接连施以雷电霹雳，作为昭示警戒。大约三十年前，有人来到“勾魂峰”，好好一个五官端正的人，竟中了邪风，变成了斜眼歪嘴子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“勾魂峰”就是

个神秘恐怖的地方了。常日很少有人敢到这个山峰来。

今天，花枝招展的乔梨花上峰不害怕么？一旦中了邪风变成个斜眼歪嘴妹子，又怎么得了？但是，梨花妹子的神态轻松自如。她孤胆闯山，是横下一条心，来探望被她得罪过的小伙子“风筝”。

本来么，人一胆气足，什么跳蚤、老虎也拦不住去路了。

话得从头说起。梨花的父亲乔老大，解放前靠雕塑菩萨过日子。周围上百里的庵堂寺庙里都有他造的神像，是个颇受欢迎的人。解放后，虽然分到了田地，又加入了合作社，但他一直是个“不会种田的农民”。这就难免叫人看不起了。更倒楣的是，由于他力气薄，一九五八年修大水库时，因深夜在工地挑土摔瘸了一条腿，从此连下水田资格也没有了。别的男劳力评十分工一天，他只能评上五分，还说他是“受照顾的”。长年累月的自卑感，使他变成个落下树叶怕打破脑袋的人，活象糯米砣子。

乔梨花长得如花似朵，实际上从她有记忆以来，总是过着揪心的日子。村里有人曾说“梨花投错了胎”。前几年，她写过好几次入团申请书，有的人甚至公开说：“‘迷信职业者’的子女不能入

团。”梨花很伤心，在家里哭了，她父亲劝道：“不要哭，等你嫁了出去，嫁一个会作田的小子，你就眉毛高三分了。”她母亲还主张女儿虚报半岁一岁，早一点出嫁为好，不愿孩子受牵连。可是，梨花不忍心，当父母的面发了誓，要等弟弟满十八岁才出门。也就是说，非二十四岁不找对象。她相信自己的理智能克服感情。

可是，感情是个怪东西。到了成熟的年龄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作怪，动不动脸蛋儿变得绯红。春季见大群黑身子雄蜜蜂飞出箱，竞先追逐“女皇”蜂王，她抿嘴微笑；偶尔听相思鸟唱情歌子，她也轻轻地叹息。久而久之，一对单纯的眼光，竟出现了柔情似水的光辉。在这种感情波动的日子里，有一天，忽然与一个叫“风筝”的小伙子一见钟情了。

那一天，梨花被生产队长派工上区供销社买化肥。她挑一百斤重，由于半途中暑发痧，便坐在路边呕吐，肠子绞痛难熬。这时，一个青皮后生仔打身边过，他不忌男女，不论生熟，匆忙走近梨花，关心地问：

“阿姐，发痧么？”他两眼闪着诚实的光芒。梨花呻吟着轻轻地点点头。

小伙子急忙扶她到附近一株桐子树荫下去休息，一边说：“发痧了，就晒不得太阳了。”接着，

他从田坝口子上摘了些嫩辣蓼尖子洗净后给梨花，叫她放在嘴里先嚼点液汁进喉；然后又用斗笠舀了点水来，伸过象老虎钳似的右手，在梨花喉颈上及眉心间扯痧，立刻扯出了几条乌红的痧印子，然后用冷水在她后颈窝上拍了拍说：

“放心，包你轻松。”

果然灵验。不一会儿，痧症消失了，梨花惊喜地望着这位乐于助人的小伙子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？”小伙子腼腆地说，“我的名字，叫‘风筝’。”说完，他就继续走自己的路。

梨花望着他背影想：“为什么叫‘风筝’呢？这人真怪。”一直到小伙子的影子消失在视线以外，她还在琢磨这个问题。

兀地，天变阴了，刮起风来。看来一场暴雨就要降落了。尚未恢复气力的梨花怕打湿化肥，只好起身挑着沉重的担子走。每走一步，都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吃力，脚摇眼花。

正在这时，那名叫“风筝”的小伙子迎面跑过来了。一走近梨花就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阿姐，放下吧，我，我帮你挑一阵。”

梨花不好意思让风筝挑。但风筝身子一欠，把扁担挪到自己肩头去了，并且安慰说：

“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，谁个没有个大小

病痛的？我反正空手回家去，力气是自己的，帮你挑一阵，也省得你糟蹋了一担好尿素。生产队买担化肥，不容易哩。”

他问清梨花去向，便说：“我可以帮你挑五里路，在‘杉皮亭’那里分手。”

梨花感谢不尽。她从风筝的举止言谈中感到他是诚诚实实助人的小伙子。她跟在他后边，也不觉得拘束。他俩一走到“杉皮亭”，就下起大雨来。梨花急如热锅上的蚂蚁。直到天黑漆漆的了，才停雨脚。小亭子里只剩下他俩。梨花说：

“风筝，谢谢你，我走了。”

“你还有多远？”风筝问。

“还有二十来里山路。”梨花照实回答。

“我送你到家再回头走。”风筝说，“做好事要做到头。我脚劲比你好。”

梨花执意不从。但风筝很坦然地说：

“天要不黑，路要不滑，我也不送你了。再说，一个女子行夜路，不太平。要防个三长两短。”

梨花只好让这陌生的青年男子继续挑了沉重的化肥赶路。她既感激，又歉疚。

雨后地上的泥滑得叫人移步艰难。一路是黑咕隆咚的山。夜游鸟嘎嘎地叫着，远近的坟山上不时冒出可怕的绿色磷火。空手走路的梨花，事实上比挑担子的风筝还要紧张。

不料，走了七、八里后，又下起雨来。风筝慌了，赶忙折些马尾松枝护盖两个箩筐，并紧张地吩咐：

“阿姐，你找个避雨的地方去，才发过痧，淋不得雨。”

梨花路途熟，知道路左边二十来米远山坡有个装灰的草棚子，便说：

“前不远有个草棚子，一起去。”

他俩一起进了装灰的草棚子。但里面太窄小，放下箩筐后就再难容下两个人，风筝便说：

“我站外边去。”说着就躬腰往外走。

但梨花不忍心，一把扯住了风筝一只手说：“会淋死你的。”

风筝挣脱自己的手，仍走了出去，说：

“草檐下好，我有个好斗笠。”

梨花见他缩成一团蹲在草棚外，很不安，但又不好意思再拖他进来。大雨飘泼，山风呼啸，梨花的心也象呼啸似的。她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始说话：

“风筝，你还是进来吧！”

不料，风筝竟出人意外地回答：

“我不得进去。姑娘名誉要紧，怕别人误会说你闲话。我留在外边给你挡老虎。”

梨花心一热，她没想到这小伙子这么好。过

了一阵子，她又轻轻喊了声：“风筝哥！”但没有反映。她又照样喊一声，放大了声音。仍旧没有反映。片刻后，她移步走出草棚子，朦朦胧胧见坐在扁担上的风筝正在打呼噜了。她不愿惊动他，又退回草棚子里，心更不平静了。

鸡叫头遍时，雨停了，梨花急忙走出草棚子把风筝摇醒。

风筝打了个呵欠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我在哪里？”

“你在深山里，风里，雨里！”梨花哧哧地笑起来，说，“雨停了，可以走了。”

风筝伸伸懒腰，揉一揉惺忪的眼睛，自嘲说：

“好一个看门守卫的，幸亏老虎没有来！”

“看你象落汤鸡了，快把衣衫扭几把！”

“不要紧，”风筝说，“我这身子就是个好火炉子，可以烤干它。”

俩人一前一后地走着，梨花偶然问起风筝结婚没有。

风筝笑嘻嘻回答说：

“我爹是大队里面一个劳动好的干部，生活比哪家也不差，可是他死讲面子，偏要选个门当户对的大队干部做亲家。给我找的那姑娘，偏偏是好吃懒做的绣花枕头。风筝在天上自在飞，我也喜欢自在，不要她，爹说要我打一辈子光棍。”

“那就自己去找吧。”梨花为他抱不平。

“找？我准备三十八岁以后再找。”风筝慢慢地说着，并不象开玩笑。

“那呀，三十八岁的小老头，谁嫁给你？”不等回答，梨花又说，“我帮你做个介绍，好吗？”

“嘿嘿，当然好！”风筝开心地笑起来说，“阿姐，我捉两个狗鱼来谢你这位好心肠的媒人。”

“要什么条件？”梨花又问。

“四个大条件，一个也不能少。”风筝放慢步子说，“够上这四条，我就心满意足啦。”

梨花没想到他还讲究这么多条件，便催问道：“讲吧，我倒想听听。”

“第一条。人不能太漂亮。”风筝说。

梨花吁吐一口气，问道：“你不爱漂亮？”

“当然爱漂亮。不过太漂亮的，我配不上。”风筝说。

“不见得，人只要心好。”梨花认真说，又问第二条是什么？

“第二条，”风筝说，“要饿得、冻得。”

梨花觉得奇怪，又急问：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想讨个木雕的女菩萨，那是不怕冻不怕饿的。”

风筝摇摇头，连声说：“不，不！你不明白我的意思，你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。”然后说，“人一

辈子不会什么时候都风调雨顺，难免有个挨冻、挨饿的日子。有些人有骨气，宁肯挨饿、受冻，也不得干损人利己的事情。有些人呀，为了不挨饿不受冻，什么不要脸的事都肯干，脑子里从来没有个国家、集体和别的人。这种女子一上门，就等于妖精缠了身子。”

梨花听了，嗤笑道：“看你拐多少弯子？其实，你只消说思想好有志气就行了。那第三，又是什么怪条件？”

“第三条很简单。”风筝说，“十个手指不是水葱做的。”

“会劳动，爱劳动，对不对？”梨花心花怒放，这个条件，太容易了。

风筝点点头，又说最后一个条件：

“还有个最难的条件。”

“难到什么程度？”梨花呼吸有点吃紧。

“是很多女人做不到的一点。”风筝感叹说，“好多好多漂亮姑娘，这一点都做不到。”

“唉呀，风筝哥，你照直讲呗！”梨花急不可耐了。

风筝抹了一把汗水说：

“她心里若是想同男人离婚，嘴上就莫搽蜜糖，心口一致。”

梨花大笑起来，说：“看你这人，怎么一找对

象，就想到离婚？”

风筝憨厚地笑了笑，然后感慨地说：

“阿姐，要晓得，只有离合自愿，才不得一世打冤家。强扭的瓜儿不甜。”

梨花很佩服他的见识，便说：“看来，你蛮会想问题……我们村子里有个姑娘，刚好有这几个条件，你愿不愿意？”

“当然愿意。”风筝慌忙说，“阿姐，你告诉我，那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”

梨花想了想，才笑嘻嘻回答：

“叫‘袁菜田’。”她的意思，原是暗示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“袁一菜一田？这人可能踏实。”风筝很认真地说，“一般女子，叫什么花呀朵呀的，什么玫瑰花呀，桃花李花梨子花呀，她呢，嗨，叫‘菜田’，菜花田，又漂亮，又可以采蜜，又可以打菜油，浑身是宝！依我看，这姑娘可能蛮实在。”

梨花禁不住又大笑起来，说：

“未必叫花的就不好？”接着，不紧不慢地往下讲那“袁菜田”四个方面的情况。

“好！好！一言为定！”风筝爽快地笑着，不等梨花讲完，就迫不及待说：“阿姐，我就想要这块‘菜田’对象！你帮帮忙吧，你若是不喜欢吃狗鱼，我就到高山上去捕二十只狸子精，供你妈妈挂个

皮背心……”

梨花见他这么憨厚，心里实在爱他，但她想到，婚姻大事还是应该征求一下父母意见再定，便说：

“风筝哥，你看这样可要得么？三天以后你到我们村里来，你在村东头老苦楝子树底下等我，我把姑娘引来见你，回你落实话。”接着，她便把地址、路线及自己的姓名全说了出来。

“好罗，三天就三天呗！”

梨花哧哧地笑起来。已经离村子不太远了。梨花在启明星光下注视着风筝那可掬的笑脸，浑身发热，好似有许多话要脱口讲出，结果她只说了一句：“三天后见！”

风筝走了，梨花远远地眺望他慢慢走进浓雾的身子，很后悔自己为什么不留他进屋吃早饭，让父母先瞧瞧。父母一见这号实在后生仔，一定是眉开眼笑的。

谁知出人意料的事情太多。梨花把心事全盘端给父母听后，母亲却说：“这件婚事成不了。结婚成家是一辈子大事，要半斤兑八两，不能凭一时的欢喜来定。再说，你弟弟还小。”

她父亲的话，好象也不是没有道理：

“你爹是个不会种田的农民，日子苦成这个样子，人家哪里看得上我们这号冷清人家的姑娘？”